

随笔散文，皆称为自由文体，似乎十八般兵器皆上手，生末净旦丑俱登场。就文体而言，不无道理，但文体再轻松、再率意，没有出自肺腑的哀乐之心、由衷之情，也是枉然。所谓花拳绣腿不足取，挤眉弄眼难动人。故有云：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笋矣。此集何妨作蔬笋观之。



唐达成



四季文丛

唐达成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象杂拾/唐达成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6
(四季文丛)

ISBN 7-5063-0937-8

I. 世… II. 唐… III. 散文—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1805 号

世象杂拾

作者:唐达成

插图:唐达成

责任编辑:杨葵

责任校对:祁斌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79千

印张:9

插页:2

版次:1996年6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937-8/I·928

定价:11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 世 象 新 语 ·

爱竹说·····	3
书墨缘·····	6
大勇者的风度·····	11
头发的悲喜剧·····	16
做官与归隐·····	20
说气度·····	24
疑似之辨·····	28
也谈小文章·····	31
何以解忧·····	34
顺逆之间·····	37
从杨修受骗说起·····	40
锋不卷刃·····	43
赞“坐冷板凳”精神·····	46

半坡村遐想	48
杂说文人和酒	50
诗酒之缘	53
说知耻	57
潇洒老一回	61
大钟轶闻	64
无花果	66
提倡点“商格”，如何？	69
杂说钟馗	72
仍然大大吃惊	74
地球之忧	77
摇钱珠奇闻	80
《屁颂》今日之意义	83
想起了老猴	86
闲话鬼打墙	88
闲话“矫情”	91
启蒙杂谈	96
从蝎子的本性说起	99

· 杂 文 一 束 ·

画 猫	105
病梅方式	107
路的遐想	109
“砂砾”之苦	111

“吃文化”与人性扭曲	113
历史的惊叹号	117
泛说钱的异化	120
“面子”种种	122
自我保护杂说	125
冲刺精神	128
人才与蠢才	130
刘伶及其它	133
打破“酒精瓶”	135
漫说“打倒”	137
排队问题	139
从“怒鞭督邮”说起	141
不伦不类	144
谜底在哪里?	146
“利令智昏”解	149

· 文苑手记 ·

人间正道是沧桑	153
朴素无华见真情	158
《时间深处的孤灯》序	163
山林之魂	166
巧拙互渗、雅俗共赏	169
我爱读的几本书	172
文稿竞价拍卖的疑惑	177

漫侃艺术与市场·····	180
观 舞·····	183
根的联想·····	185
漫说解放文艺生产力·····	187
我和漫画·····	190
“一本书”的故事 ·····	194
“照着做”与“接着做” ·····	197
改编不是胡编·····	200
看美国影片《别人的钱》·····	203
荧屏杂拾·····	206
耕耘持恒自有成·····	210

· 域 外 漫 拾 ·

漫步柏林·····	215
印度石窟艺术及其他·····	222
印度铜雕湿婆神·····	226
赠酒小记·····	229
索尔兹伯里印象·····	232

· 故 人 紫 思 ·

倾盖如故在相知·····	241
怀念何其芳同志·····	246
君宜同志二三事·····	251

悼葛洛.....	259
成灰蜡炬魂如火.....	262
马越险则驾骏别.....	267
悼念企霞同志.....	272
后 记.....	276

世
象
新
语

爱竹说

很多年前，我溯瓯江而上，路过青田，小船游弋在青山夹峙、清澈见底的江面上，只见右岸一片竹林透透迤迤，绵延十余里，葳蕤苍郁，青翠欲滴。一时间，山绿了，水绿了，人仿佛也行走在溢满清气的绿屏风中。我们几个年轻人，兴之所至，离舟登岸，进入竹林。只见密密麻麻碗口大小的翠竹拔节而起，遮云蔽日，直插天际，低枝拂面，绿荫蒙蒙。记得那是孟春时节，林中空隙，处处可见破土而出、裹着层层甲冑的笋尖，正是“新绿苞初解，嫩气笋犹香”。同伴们欢呼地四处挖掘，没有多久，每人抱了一堆，装备到船上请船家炒鲜笋片，以快朵颐……岁月如驶，如今双鬓已斑，唯有那片翠绿、那片清气，竟如刀刻斧凿般镌刻在记忆中。

年事渐长后，才知道历代文人墨客，对劲拔秀挺的翠竹情有独钟者，大有人在。似乎最早迷恋它的是南北朝时的王子猷，据《世说新语》载：王子猷曾暂寄住他人空宅，要人为他种竹，有人问他你暂时住住，何必麻烦呢？王子猷沉吟

良久，指着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这句情痴于竹的名言，从此流传下来，似乎颇影响了一批文人。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对竹以诗赞之：“露涤铅粉节，风摇青玉枝，依依似君子，无地不相宜。”显然对于竹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与情怀。北宋大画家文与可，人品高洁，司马光曾这样赞美他：“与可襟韵游处之状，高远潇洒如晴云秋月，尘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辞翰之美而已。”他擅画墨竹，常常见到好纸，就情不自禁，要挥毫画竹，以致“不能自己”。文与可是苏东坡的从表兄，苏氏父子都酷爱文与可的墨竹。东坡的父亲苏洵，曾写过这样的诗句：“纷纭落纸不自惜，坐客争夺相漫欺，贵家满前谢不与，独许见赠怜我衰。”可见当时文与可的竹已誉满天下，为人争相收藏的了。苏东坡对文与可的墨竹更是备极赞扬。他曾描写文与可的画竹情景：“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这就达到了所谓历历罗列于胸中，“磊磊落落，杳杳漠漠，莫非吾画”（郭熙语）的境界。

苏东坡酷爱文与可的画，文与可则极口称赞东坡的诗，两人诗画互契，可以说相知相融，心心相印。因此东坡在“题文与可墨竹”小序中，记载下了这样的故事：“故人文与可为道师王执中作墨竹，见谓执中勿使他人书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由此可见，文与可对东坡的诗是何等喜爱。以为唯有东坡最理解自己的笔墨，才如此叮嘱王执中。但可悲的是，文与可死后八年，东坡才被“恩准”回朝，见到此画并知道了此事。为此他赋诗一首：“举世知珍之，贵会独予最，

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诗中对知己奄忽物化，椎心透骨的悲痛之情，表露无遗。

历代文人对竹如此多情，固然因为它枝叶婆娑，凌云挺然，但更因为它劲拔有节，经霜不凋，有“岁霜惟有竹相娱”的品格，而引起人们许多遐想与情思。于是绿竹往往更成为他们襟抱操守的寄寓。北宋王安石在政治波涛中起伏浮沉，历尽曲折，他一腔忧思与悲愤，在“猗猗绿竹”中，神领心会，思与物游，找到了自己的寄托，于是写下了这样一首咏竹诗：“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你说这是咏竹还是自况呢？或许二者并而有之，但恰恰也是由于竹的劲节与精神，给予他深深的触动与感发，才和他的人生感喟与人生态度，天衣无缝地融合了起来。

当代作家管桦，是小说家也是画竹能手，声名卓著，许多作家珍藏着他墨气淋漓、姿态横生的丹青妙笔。我曾到过他的画室，虽然不过十米见方的斗室，墙上却苍翠满壁，郁郁葱葱，修柯戛云，枝叶如盖，都是他笔走龙蛇的画幅，其中有一幅，题有这样的诗句：“根扎大地，渴饮甘泉，未出土时便有节；枝横云梦，叶拍苍天，及凌云处尚虚心。”这尺幅之间，表达的不仅是对翠竹的歌赞，更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了。

竹之为人钟爱，其来有自，洵非偶然。但是青田附近，瓯江上游的那片青翠，据说大炼钢铁时曾被砍伐得惨不忍睹，我曾为之怅然良久。后来听说又陆续栽种了一些。多年来我再无缘故地重游，不知如今是否尚留有一片清翠和几许清气！？

书 墨 缘

我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还有书法课，开始时是描红，到升入高小，就开始让我们临帖了。记得当时普遍流行的是临柳公权的《玄秘塔》。学校规定每周交一张大楷和数百字小楷，这大约是我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了。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家庭的熏陶。父亲唐醉石是在金石篆刻界有相当影响的金石书法家。抗日战争后期，我们寄寓浙东温州，父亲赋闲在家，生活异常潦倒清贫，只能靠刻印鬻书为生。我常常为他研墨拉纸，看他写字。这对我是极高的审美享受，每当他提笔挥毫之际，我浸润其中，至今仍觉余韵悠然，思之神往。“少年哀乐过于人，歌哭无端字字真”（龚自珍诗句），书法从那时就开始打动了我的少年的真情。是时，父亲面对书桌上一张洁白的宣纸，凝神细想片刻，然后提腕运肘，以饱蘸墨汁的笔，果断大胆恣肆地落在纸上，或轻或重，或浓或淡，或丰或枯，或疾或缓，婀娜飞动的线条，突然饱含着生命力，犹如春蚓秋蛇，生气勃勃地在运动中腾跃，起伏着一种美的节

奏、美的韵律、美的力度、美的个性，此时，你只觉得那支笔游刃有余，运斤成风，如大河奔泻，长风出谷，一气呵成。然后再在条幅上盖上几颗朱红色印钤，白、黑、红三色，互相衬托，参差错落，虚实相间，朴秀相映，顿时构成一幅气韵生动、光彩烨然的艺术品，这独特而奇异的东方艺术，怎能不令你心驰神迷！

父亲在书法上，真草隶篆多所涉猎，但以他的行书与隶书最擅长也最为人所激赏，他的行楷可以说“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字体融汇了王、米笔意，给人潇洒俊秀之感；隶书则不同，他的隶书沉雄厚重、坚实遒健。那时我年少，不知道父亲的隶书何所本，当然也不敢去询问他，但我见过父亲的外公李辅耀的隶书，笔下气酣墨足，开张奇宕。他于清末曾在杭州任职，父亲随侍左右，受到极大影响，他的隶书就酷似外公用笔，后来我读碑帖，发现蔡邕所书之汉熹平石经、汉华山碑，以至吴谷朗碑似乎都曾给父亲以深刻影响，这才悟到，父亲攻隶书，并不专擅一体，而是博采众长，融而化之，颇有点苏轼所说的“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的意趣。

还记得上高小时，有一次我全神贯注地在临写柳公权的《玄秘塔》，父亲偶然伫立凝视，然后他对我说：“柳字虽好，但不易学，尤不宜孩子学，柳字铁划银钩，瘦劲有力，间架硬挺，写得好，俊秀劲丽，写不好，好处未学到，毛病却学到了，一旦器成形定，就很难改了。孩子们写字还是先要学颜，刚正端庄，稳重熨帖，有益于打好写字的基础。”他这番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经他指点以后，我就学颜也学点隶书，

求其横平竖直，掌握中锋，为的是打好基本功。他是反对我写字潦草，急于龙飞凤舞地去变化的，他以为写字如学步，先迈开步子走好路，再去学跑步，学跳栏，学跳高，求变化，求出新，而不是相反。苏子瞻亦有云：“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父亲之说恰与此见相合，可见并非偶然，实为的论。

我对书法虽情有独钟，却始终未能入其堂奥。这是因为多年来始终处于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小时候，日寇入侵，战乱不断，东跑西颠，安心读书尚不可得，练字更无可能，建国以后，载浮载沉于种种政治“运动”中，生活备历辛楚坎坷，更无心无意于书法了，此外，多年来，投身于文学工作，把更多的精力与兴趣全放在研读中外文学著作，学习编书写作中去了，自然也无暇下苦功临池学书，虽然在给友人复信、批阅稿件时，还喜欢用毛笔，但这和书艺实在说不上有多少关系了。

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当以革文化之命为内容的“文革”浩劫肆虐时，却意外地提供了我练字的机会，那时两派打派仗打得红火热闹，互相指斥批判，你揭我的老底，我抖你的隐私，搞得不亦乐乎，而这些派仗都是以写大字报、大标语形式出现的。我所在的单位，能拿起毛笔写字的人，可说寥若晨星，我虽是早被定为“老牛鬼蛇神”之类，属于不打自倒之列，不过那时还有所谓“给出路”政策，和“利用一技之长”之说，两派都看上了我的毛笔字，于是都提供纸笔，命我为他们抄写大字报，我无可抗拒，只有一一从命，照抄不误，反正内容我无权过问。世上的事竟如此玄妙莫测，在这

种情况下，我居然大大地锻炼了一通书法。平心而论，这意外的机缘，和命运的眷顾，倒真使我的书法有了不少长进；后来又被打发到工厂劳动，不久突又兴起在自己居室内布置毛主席诗词的风气，工厂的干部和工友们知道我能耍耍毛笔，于是又纷纷来要我为他们写一两条毛主席诗词或语录，悬在室内。这自然又比抄大字报进了一步，我更乐于从命，于是泼墨挥毫，鹰击兔跃，写了为数可观的毛主席诗词、语录及格言，至今毛主席诗词，我大半尚能背诵如流，还要感谢这天赐良机对我的关怀照顾。

对于书法开始多少下点心思去研究练习，已是在知天命之年以后的事了。改革开放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灌注了巨大的活力与蓬勃的生机，人们的思想获得了新的解放，个性有了极大的张扬，生活进入了比较安定温饱祥和的时期，所有这些条件，似乎给书法的勃兴提供了历史机遇，于是仿佛是一次新的发现，一次新的启动，人们对于为东方所独有的书法艺术，重新勃发了巨大的热情与爱好，据说，现在爱好书法，为此勤学苦练者，总数在一二十万以上。说书法在新时期成为一次新的复兴，新的发展时期，恐怕并不算是夸张之词。

中国书法，历史悠久，浩如烟海，真草隶篆代代都见超凡入圣的高手，有如行走于山阴道上，缤纷琳琅，令人叹为观止。在学习上，我看只能不拘一格，取决于自己的个性、气质与意趣，我对颜、王、米、蔡的字都极喜爱，他们的潇洒飘逸，含蓄蕴藉，俊秀端丽都令我心折，而隶书的坚实、奇崛、峭密、厚重也足以动人心魄。浩浩书艺，无穷如天地，不